

经学通论

函一
五册
函

經學通論

善化皮錫瑞

禮

論漢初無三禮之名儀禮在漢時但稱禮經今注疏本儀禮大題非鄭君自名其學

三禮之名起於漢末在漢初但曰禮而已漢所謂禮卽今十七篇之儀禮而漢不名儀禮專主經言則曰禮經合記而言則曰禮記許慎盧植所稱禮記皆卽儀禮與篇中之記非今四十九篇之禮記也其後禮記之名爲四十九篇之記所奪乃以十七篇之禮經別稱儀禮又以周官經爲周禮合稱三禮蓋以鄭君並注三書後世盛行鄭注於是三書有三禮之名非漢初之所有也史記儒林傳曰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

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據史記高堂生所傳士禮卽今十七篇之儀禮是史公所云禮止數儀禮

不及周禮與禮記也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

原注

后氏戴氏劉敞曰七十當作十七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

十一篇曲臺后倉九篇中庸說二篇明堂陰陽說二篇周官經六篇據漢書經十七篇卽今十七篇之儀禮古經五十六篇則合逸禮言之記百三十一篇今四十九篇之禮記在內明堂陰陽今明堂位月令在內中庸說卽今禮記之中庸而志皆不稱經周官經別附於後是班氏所云經止數儀禮不及周禮與禮記也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於孝宣世后倉

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
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
記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瘡倉等推士禮而致於
天子之說劉敞曰讀當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孔氏則
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學七十篇當作與十七篇文相似五十六卷
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禮記奔喪正義曰鄭云逸禮者漢書藝文
志云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
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禮亦此類也又六藝
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
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孔疏引漢志云十七篇可證今本之
誤與劉氏說正合而云古文禮五十七篇其餘四十篇則又誤多
一篇與漢志云五十六卷多三十九篇之數不合古云篇卷有同

有異此則五十六卷卽五十六篇蓋篇卷相同者禮記正義序引六藝論作古文禮凡五十六篇不誤下云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說尤詳明下又云周禮爲本則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賢人履之蓋孔穎達推論之辭諸家輯本皆不以爲鄭君之論丁晏儀禮釋注敘據此以爲儀禮大題疑鄭君自名其學非也

論鄭君分別今之儀禮及大戴禮小戴禮記甚明無小戴刪大戴之說

禮記正義序又引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爲五也又引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

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鄭君分別今之儀禮及大戴禮小戴禮記甚明近人推闡鄭義者陳壽祺左海經辨爲最晰其說曰壽祺案二戴所傳記漢志不別出以其具於百三十一篇記中也樂記正義引別錄有禮記四十九篇此卽小戴所傳則大戴之八十五篇亦必存其目蓋別錄兼載諸家之本視漢志爲詳矣經典釋文序錄引陳邵

晉司空長史

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

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餘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卽今之禮記是也邵言微誤隋書經籍志因傳會謂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爲四十九篇休寧戴東原辨之曰孔穎達義疏於樂記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後漢書橋元傳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

號曰橋君學仁卽班固所說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也劉橋所見篇數已爲四十有九不待融足三篇甚明康成受學於融其六藝論亦但曰戴聖傳記四十九篇作隋書者徒謂大戴闕篇卽小戴所錄而尙多三篇遂聊歸之融耳壽祺案橋仁師小戴後漢書謂從同郡戴德學亦誤又曹褒傳父充持慶氏禮褒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然則褒所受於慶普之禮記亦四十九篇也二戴慶氏皆后蒼弟子惡得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耶釋文序錄云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然則謂馬融足三篇者妄矣又曰錢詹事大昕漢書考異云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三十一篇之數壽祺案今二戴記有投壺哀公問兩篇篇名同大戴之曾子大孝篇見小戴祭

義諸侯鬯庶篇見小戴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小戴
聘義本事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殺以制節見小戴喪服四制
其它篇目尙多同者漢書王式傳稱驪駒之歌在曲禮服虔注云
在大戴禮五經異義引大戴禮器毛詩幽譜正義引大戴禮文王
世子唐皮日休有補大戴禮祭法又漢書韋元成傳引祭義白虎
通名桑篇引祭義曾子問情性篇引閒傳崩薨篇引檀弓王制蔡
邕明堂月令論引檀弓其文往往爲小戴記所無安知非出大戴
亡篇中如投壺鬯庶之互存而各有詳略乎大戴禮亡篇四十七
唐人所見已然白虎通引禮謚法王度記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
五帝記少牢饋食禮注引禘于太廟禮疏云大戴禮文周禮注引王霸記
明堂月令論引召穆篇風俗通引號謚記論衡引瑞命篇皆大戴
逸篇其他與小戴出入者略可舉數豈能彼此相足竊謂二戴於

百三十一篇之記各以意斷取異同參差不必此之所棄卽彼之所錄也

論三禮之分自鄭君始鄭於儀禮十七篇自序皆依劉向別錄禮記四十九篇皆引別錄已有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非馬融所增甚明

後漢書儒林傳中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

作周官注元本習小戴禮謂今儀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順故

爲鄭氏學元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案據此則禮分爲三實自鄭君始周官古別爲一書故藝文志附列於後賈疏謂其書旣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五家卽高堂蕭孟后二戴是西漢禮家無傳周官者二戴所傳禮記亦附經不別行自鄭兼注三書通爲三禮於是周官之分經別出

者與禮合爲一途禮記之附經不別出者與經歧爲二軌鄭君三禮之學其闕通在此其雜糅亦在此自此以後阮諶之三禮圖王肅之三禮音崔靈恩之三禮義宗莫不以三禮爲定名矣鄭注諸經惟三禮有目錄周禮六篇依六官次序無異儀禮十七篇則皆依別錄儀禮疏曰其劉向別錄卽此十七篇之次是也皆尊卑吉凶次第倫敘故鄭用之至於大戴卽以士喪爲第四既夕爲第五士虞爲第六特牲爲第七少牢爲第八有司徹爲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小戴於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篇亦依此別錄次第而以士虞爲第八喪服爲第九特牲爲第十少牢爲第十一有司徹爲第十二士喪爲第十三既夕爲第十四聘禮爲第十五公食爲第十六覲禮爲第十七皆尊卑吉凶雜亂故鄭

元皆不從之矣禮記四十九篇鄭目錄皆引別錄曰此於別錄屬
某門月令目錄曰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明堂位目錄曰此於
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樂記目錄曰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今
爲一篇據鄭所引劉向別錄已有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劉與戴
聖年輩相近遠在馬融之前四十九篇必是小戴原書而非馬融
增人可知且六藝論明云戴聖傳記四十九篇鄭受學於馬融使
三篇爲融所增鄭必不得統同言之而盡以屬之戴聖矣鄭奔喪
目錄曰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投壺目錄曰實逸曲禮之正篇也鄭
云曲禮卽今儀禮鄭以此二篇當爲逸禮之正經而不當入之禮
記當時尙無儀禮之稱故云曲禮儀禮本經禮而謂之曲禮鄭說
稍誤

論鄭注禮器以周禮爲經禮儀禮爲曲禮有誤臣瓚注漢志不誤

自鄭君以周禮爲經禮儀禮爲曲禮於是漢代所尊爲禮經者反列於後而周官附於禮經者反居於前禮記正義序曰其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卽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或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

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已錫瑞案禮器中庸諸書所言三百三千當時必能實指其數後世則無以實指之鄭君以周官三百六十與三百之數偶合遂斷以周官爲經禮而強坐儀禮爲曲禮此由鄭君尊崇周官太過而後人尊崇鄭義又太過一軒一輊竟成鐵案如孔疏所列周官七名儀禮五名除所引漢藝文志外皆不可據以周官爲經禮三百不過仍以其數偶合以儀禮爲曲禮三千則以所引在經禮三百下而強坐爲曲禮據其說三千條止存十七篇卽篇有數條亦比十七篇幾增加百倍十七篇計五萬餘言加百倍當有數百萬言當時如何通行學者如何誦習且古書用簡策必不能如此繁多此不待辨而知其不然者漢志明以今之儀禮爲經而周官經附後乃強奪經名歸之周官而十七篇不爲經而爲曲與漢志尤不合漢志引禮經三百威儀三千韋昭

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也臣瓚曰禮經三百謂冠婚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師古曰禮經三百韋說是也威儀三千乃謂冠婚吉凶蓋儀禮是也韋以周官爲禮經顏以儀禮爲威儀是主鄭說臣瓚以禮經爲儀禮非周官是不主鄭說經禮乃禮之綱曲禮乃禮之目周官言官制不專言禮不得爲儀禮之綱儀禮專言禮古稱禮經不當爲周官之目自鄭注禮器有誤六朝唐人皆沿其誤瓚說獨不主鄭而師古反是韋說以當時皆從鄭義也今若改正三禮之名當正名儀禮爲禮經以大戴禮記小戴禮記附之而別出周官自爲一書庶經學易分明而禮家少聚訟矣論鄭注三禮有功於聖經甚大注極簡妙並不失之於繁

史記儒林傳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謝承云秦世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以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

呼之耳後漢書注高堂生名隆不知何據疑涉魏高堂隆而誤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謂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侍其生不知何時人或在高堂之後漢初立博士禮主后倉見漢藝文志論志云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蓋三家分立而后氏不立猶書分立歐陽夏侯而伏氏不立也志列曲臺后倉九篇如淳曰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今九篇皆不傳志又列議奏三十八篇原注云石渠隋書經籍志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卽漢志之議奏中列蕭望之韋元成聞人通漢尹更始劉更生諸人而題戴聖撰者益小戴所撰集也今略見於詩禮疏杜佑通典共得二十餘條大戴喪服變除一卷見唐書藝文志今略見於禮記鄭注及疏杜佑通典共得十餘條玉函山房皆有輯本二戴之學猶可未見漢禮經通行有師授而無注

釋馬融但注喪服經傳鄭君始全注十七篇鄭於禮學最精而有功於禮經最大向微鄭君之注則高堂傳禮十七篇將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周官晚出有杜子春之注鄭興鄭眾賈逵之解詁馬融之傳鄭注周禮多引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前有所承尙易爲力而十七篇前無所承比注周禮六篇爲更難矣大小戴記亦無注釋鄭注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前無所承亦獨爲其難者向微鄭君之注則小戴傳記四十九篇亦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鄭君著書百餘萬言精力實不可及傳云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錫瑞案鄭注書箋詩間有過繁之處而注禮文簡義明實不見其過繁卽如少牢饋食禮經二千九百七十九字注二千七百八十七字有司徹經四千七百九十字注三千四百五十六字學記樂記二篇經六千四百九十五字注五千五百三十二字祭法祭義

祭統三篇經七千四百六十字注五千五百二十三字皆注少於
經又檀弓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注云惠子廢適
立庶爲之重服以譏之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
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注云子游名習禮文子亦以爲
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注云深譏之大夫之家
臣位在賓後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
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注覺所譏也虎適子名文
子親扶而辭敬子游也子游趨而就客位注云所譏行此一節記
文若無鄭君之注讀者必不解所謂鄭注止數十字而連用五譏
字使當時情事歷歷如繪其文法如此簡妙豈後人所能及哉月
令明堂位雜記疏皆云禮是鄭學兩漢書儒林傳以易書詩春秋
名家者多而禮家獨少惟馬融注周官禮喪服經傳隋唐志皆著